文化广场
文化周刊
株洲日报

文化快评

更应关注“鲁迅说过”背后的文风问题

东原

写文章引用名人名言，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其中，鲁迅说过的话，尤其受到欢迎，至于真真假假，那就需要一双慧眼了。近日，北京鲁迅博物馆开设了一个网上检索系统，可以检索到鲁迅生平所有作品中出现过的名言字句。大批网友纷纷前来检索，检验火遍全网的鲁迅名言表情包中的名言是否真是鲁迅所言。因为查的人太多，网站一度崩溃。

有人说，不仅是鲁迅先生，还有很多盛产名言的名人，比如张爱玲、莎士比亚等，都需要有这么一个检索系统。从技术层面上讲，这可能真不是什么问题。而且做这件事，除了公益性外，还可以“蹭流量”，不排除有人受此启发，做一个“名言检索系统”。可是，即便有了这个系统，就能彻底解决问题吗？比如作家莫言，就是一个盛产名言的名人。2017年10月，有网友在微博上发了一条“莫言名言”，并@莫言本人。莫言深夜回复“我也想知道这是谁写的”，否认网友转发的名言出于自己之口。可就是这样，还是有大量“莫言名言”存在。

一般来说，名人名言是经得起检验的，往往都是用精妙语言讲了一个深邃道理，很多名言还富有文字美感。写文章，是离不开前人肩膀的，前人已经总结出来的经验，已经得出来的结论，是可以拿来用的。如果每个结论都需要自己推演，那是一个很恐怖的细节工程，真要这么做，文章没法写也没法看。增强文章的美感、厚度以及信息量，都可以适度引用名言。有人讲，想让文章出彩，引用名言是个妙招。这是得到公认的写作技巧。

现在的问题出现在过度引用上。很多人利用大众对名人和权威的崇拜与信任，“拉大旗作虎皮”，故意通过引用名言来显示水平，显得文章有厚度。很多人写文章，陈述每一个观点，都要抛出名人名言，把名人名言拿掉，几乎没有了自己的内容。还有一些人，只引用不论证，通过名人名言来代替论证。其实很多观点根本站不住脚，但因为引用了名人名言，取代了论证过程，有时显得“貌似有理”，其实是不讲理、讲歪理。很显然，这是一种文风问题。

写文章不必讳言引用，写一手好文章，离不开海量阅读和长期积累。真正需要引起警惕的是过度引用，是只有引用没有论证，是只有“鲁迅说过的话”没有自己说的话，是用名人名言来掩盖自己思想的贫乏，是用名人名言来吓唬人、讲偏理。当然，反对这股风气，并不是反对建立“名言检索系统”。技术当然有用，但也不能回避文风的问题。换而言之，以后写作都从系统里检索一下，确保“真人真言”，那就意味着没有问题了吗？

面对大量假名人名言的事实，何止鲁迅说过的话需要检索系统。“假”的背后还有“过”，还存在文风问题，也应该关注“鲁迅说过”背后的文风。于作者而言，要多讲自己的话，多讲经过深思熟虑的话；于读者而言，也要破除权威崇拜，学会独立思考，不要一看到名人名言就无条件信任。

◀桃坑乡下，客家人居住的干净整洁的屋宇

◀客家妇女在老人指导下学习制作酿豆腐

▶位于罗家祠的桃坑中心小学便是由桃坑最早的现代新式学堂乐群小学演变而来

株洲风物

『客』从何处来
茶陵桃坑客家人的前世今生

桃坑浅潭 罗俊

桃坑，因地处桃形洼地而得名。作为茶陵县版图面积最大的乡镇，全境群峰叠起，山峦绵延，农田如寥落之星，分散在林海之中。沔水河穿乡而过，由东南呈“几”字形向西南出境。

这里是湘赣边境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地，90%以上的乡民操客家语言，据《茶陵县桃坑乡志》载，桃坑最早的客家迁徙群体可追溯至明朝晚期的人口大爆炸，人均土地占有率急遽下降，无以计数的客家先民从闽（福建上坑）、粤（广东梅县）、赣（江西）等地陆续迁徙至罗霄山脉中段的桃坑乡。

披荆斩棘，开创基业

清代律例对客民在移居地落户，作出了极其严苛的规定。严苛到要求客民须在该地居住20年以上，且须置有田产、庐墓，才能够申请落籍。

这使初来乍到的桃坑客家人再一次遇到难题：本地人不仅占有了优质土地，还掌管着政治、经济、文化的绝对话语权。客家人无插标之地，就只能居住在偏僻山区，没有耕地，就只能向土地属主——本地人借耕荒地，勤劳经营。最关键的，是没有落籍就没有学额（府县生员录取的名额）分配。

客家人争取入籍与学额之路，是一场异常艰辛的马拉松。为了获得法定身份的认可，一方面要努力积累经济实力，购置田产，另一方面还必须谋求墓葬之地。跟现在一样，户籍不仅是合法身份的象征，还是谋求向上流动的必要条件。

依据相关史料记载，直到清同治二年（1863年），政府才准许另编客籍，桃坑客家人方有参与当地的政治管理权与科举考试的权利。

从闽、粤、赣等地迁来各个姓氏的开基祖先，披荆斩棘，白手起家。创造必要生存条件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发家致富，完成了人生的逆袭，为开发山区，造福子孙后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其中也涌现出诸多可歌可泣的励志故事。

邺坑林氏开基祖，借作梳子冲山场，开荒育林，成了拥有30余万银元家财的富翁；中元罗氏开基祖，起初租佃彭姓富户满坑的山，挖土种薯，垦荒造林，后来年产茶油近万斤（现有油池遗址），杉林茂盛，远近闻名，清代建筑皇殿，都特来购买，累积财富10余万银元；桃坑仓背垅李祥亨，幼年给富户做长工，节约集资买荒山一块（茶子垅的上菜园冲），常在月光下造林培育，山内油茶、杉、竹日盛，最后年产茶油7000余斤，存山杉木近万立方米……

至诚至朴，重教崇文

桃坑客家人，延续了勤劳朴实、重教崇文、耕读传家、开拓进取等客家优良传统。定居桃坑后，英才辈出。茶陵农民运动先烈范桂荣、新中国测绘事业创始人陈外欧、抗日名将张整维等名望之士都从这里走出。

桃坑乡民对诚朴之人，个个喜爱，对烟花浪子，最为嫌厌。认为人能诚朴，才有事业。清光绪年间，坑口罗连乔，年少帮人做长工，在过年头一天回家，走到半路，又马上返回。主人问何故，答道：“田缺还未作好，恐大雨冲走肥水。”主人说：“难得这忠诚的人。”后借钱给他做木商，不到十年便成富户。清末，上坪曾发光，幼时帮邹上顺做长工，邹看其诚朴异常，便将独女嫁与为妻。婚后，曾发光加倍勤劳，亦成富户。桃坑乡长辈对后代的思想教育，重在“忠诚朴实”，常书“忠厚传家”四个大字贴于正面墙上，用以教诲后人。

诚朴之外，桃坑客家人还重视教育，在现代新式学堂出现之前，稍微大一点的宗族都又族学私塾，以供附近的客家子弟求学。宣统三年（1911年），邺坑客家人林子畹先生开始在坑口与当地士绅创办乐群小学（今桃坑中心小学前身），校址设于坑口罗家祠，教师3人（均为前清秀才），学生60余人。正是这所学校，拉开了桃坑近现代教育的大幕，陆续闪现出如吴湘海、罗辉庭、范寿恺、黄金榜、罗本祥、罗学景等为桃坑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名宿。

恪守传统，宗亲遗韵

客家人多聚族而居，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多以宗亲为纽带。传统有不成文的族规，凡是出现有损姓氏声誉的大事，由全姓氏出人商量解决。如果出现与外姓斗殴的事情，则每户出人前往解决，目的是防止吃亏。一般客家人不擅自动手，有理则据理相争，无理则和气解决，如果谁敢冒犯族规，势必被族人孤立。

由于重家族宗亲，所以桃坑客家老人极受尊重。吃饭时，老人座位面向大门，以示尊重，成年人次之，坐在两旁，小孩只能坐在老人的对面。吃饭时，小孩要主动帮老人挟菜、添饭，接碗、递碗必须是双手伺候。老人讲话，小孩不能随便插嘴或在旁喧嚣。吃完饭，小孩得讲一声“慢吃”后方可离开。

婚丧喜庆之日，较平常更多规矩，席位上讲究更重长幼尊卑之序。一般有单行桌和双行桌之别。单行桌，上左为一，上右为二；双行桌，左边第一张，右为一，左为三，右边第一张，左为二，右为四；以下各席依次类推。坐上席之人须由主家按亲疏、长幼、职位等不同情况进行排定，逐次安座。倘如安得不妥，会导致客人责怪，甚至赌气离席而走，是时主人须鸣炮赔礼，方可挽留。

新的征程

客家话是以古汉语为母体发展而成，保留了中原古汉语的主体成分和语音特点，被称为是唐宋中原古汉语的"活化石"。

数百年来，客家话是维系桃坑客家人的重要情感纽带，不少阔别故土多年的客家人都以“乡音未改”为荣。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会说客家话，坚持客家人“不忘祖宗言”的特性，就会互相视为老乡、自家人。这也是为什么徙居于桃坑乡的客家人，既不是来自同一个省、市、县同宗共祖的亲人，也不是聚居在哪个省、市、县的少数民族，却能在这片土地上团结战斗在一起，为建设好家乡而共同努力的根源所在。

2007年，桃坑乡作为洮水水库主要淹没地，有1733户，7146人需移民搬迁，广大客家乡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支持洮水水库建设，陆续搬迁至茶陵城南的桃江社区、虎塘社区、大窝里社区等聚居点。

不知不觉间，部分桃坑客家人定居茶陵县城已十年有余。跟若干年前迁徙到桃坑的先民一样，作为南方民系的一支独特分支，这群被认为是“客”的人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适应着新的环境，也延续着新的传奇。

地名文化

那些以人名命名的攸县地名

罗平

以人名命名地名，古今中外，均有先例。苏联时期有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加里宁格勒等城市，这些城市均是以苏联领导人命名。在美国，有以开国总统华盛顿命名的城市。在中国，著名的有山西省左权县，这是为纪念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而命名的。湖南知名旅游景点，位于岳阳市的张谷英村，也是因600年前自赣入湘定居的张氏始祖张谷英而得名。

无独有偶，据笔者所知，攸县境内也有至少六处以人名命名的地名。现一一例举如下，权为抛砖引玉，并望众方家指正。

文明善

文明善原隶攸县大同桥镇，2015年大同桥镇合并于新市镇，故今属新市镇管辖。

文明善位于攸河中下游，处攸河冲积平原，含原善化、善桥、善胜3个村，现称善桥社区和善化村。笔者少时懵懂无知，听人讲文明善，心里一直纳闷，攸县怎么还管一个文明县呢（攸县方言，善与县同音）？长大才知道，不是文明县，而是文明善。

文明善是攸县双江文氏来攸始祖，号复初，元末明初人。元末时，他随父亲文巽东从江西永新固塘徙居至攸县擢秀乡双江，后仍回籍固塘。明洪武九年（1376年），在朝廷“以江西填湖南”的移民政策推动下，文明善复由固塘徙双江，立籍攸县二十九都第十甲，在此开枝散叶，繁衍后代，开派双江方氏。

文明善聪明能干，治产有方，成为当地富户之首。后因其名望，习称其住地为文明善。久而久之，人名遂成地名。

大沧

大沧原属槚山乡，2015年槚山乡与网岭镇合并，故今属网岭镇。

大沧一直是行政区域名称，公社化时称大沧大队，1984年改称大沧村。其所以称大沧，是缘于此地有一座桥，称大沧桥，而大沧桥，则因人名。大沧者，名文可忠，字致公，号大沧，宋宝祐四年（1256年）生，殁于元至治二年（1322年），国学生。

文大沧是北宋元祐年间（1086年—1094年）从江西永新固塘迁徙在攸县西北乡二十九都寨里的攸县寨里文氏第九世孙。大沧好义乐施，造福桑梓。见乡人外出被河溪所阻，遂在沙河修建石桥。石桥三拱，长294米，宽4米，高7.4米。乡人感其恩德，称石桥为大沧桥。后大沧桥周围地域，均称大沧。2012年11月，株洲市人民政府将大沧桥列为株洲市文物保护单位。

沙陵陂

沙陵陂之地名缘于文鸣邦。文鸣邦，号洞南，攸县沙陵陂文氏第十二世孙，明隆庆元年（1567年），由廪贡选任安福县丞，不久任县令。在任期间革旧习，崇正学，治妖民，富有贤声。致仕回乡后，见家乡水利设施失修，虽土地肥沃却无水灌溉。于是倡修水陂，此水陂落成后可灌田数千亩。乡人请他为新落成的水陂命名，于是他以父亲文萃之字沙田而名之，曰沙田陂，后渐演变成沙陵陂。1956年设沙陵陂乡，人民公社时期有沙陵陂人民公社，1984年复称沙陵陂乡，直至2005年1月，沙陵陂乡合并于上云桥镇，作为行政区域的沙陵陂才不复存在。

田心

田心是一个行政村，下辖有田心屋组。田心原属湖南坳乡，2015年湖南坳乡与坪阳庙乡合并后称宁家坪镇。

旧时，有从江西莲花入漕泊、鸾山、官田至皇图岭的古道途径，此处逐渐成为一个大屋场，日趋繁华。清末，有术士断言流经此地的泽江隔断了龙脉，影响了当地发展。当地富绅李田心闻讯后，独资捐建跨越泽江的红砂岩石拱桥，桥长40米，宽4.7米，高5米，名称接龙桥。拱桥修通后，此处更加热闹，店铺林立，俨然成为当地商贸中心。

李田心因此善举为乡人称赞，久之，李田心所处的屋场被人们称为田心屋。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设田心乡，1956年有田心高级农业合作社，1959年设田心大队，1984年4月改称田心村，2013年11月，攸县人民政府将接龙桥确定为攸县文物保护单位。

沙峰

沙峰是一个行政村，原属槚山乡，2015年槚山乡与网岭镇合并后，属网岭镇。

沙峰是人名，名彭宪，字廷纲，号沙峰，明成化十九年（1484年）生，卒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彭沙峰曾任广西柳州府融县主簿，敕授征仕郎，是攸县北城彭氏六世祖。其后裔聚居在沙峰村，散居本镇宝山湖、上湖、灯笼桥、止步前，丫江桥镇的太平山，石羊塘镇的达水桥等地。

清雍正年间，其后裔修建沙峰公祠，清光绪年间重修。重修后的沙峰公祠规模宏大，远近闻名。据北城彭氏族谱称：沙峰公祠“官厅四柱，进身三丈二尺，广四丈。参亭四柱，两旁各立小天井，下则迴以例廊，进身共二丈六，并建东西序以为家塾，前后四围筑沙，五板火砖皆双砌，图坚固也。其房屋间墙则砂筑三板，止砌土砖，均粉饰，楼皆板封”，由于沙峰公祠在当地影响巨大，久之，遂成地名。但沙峰公祠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作“四旧”被拆毁。

雷公仙

雷公仙位于沙陵陂境内，海拔虽只100余米，但却是沙陵陂地区的制高点，站在山顶眺望，沙陵陂的田园农舍，阡陌道路尽收眼底。

明正德年间，沙陵陂文氏九世祖文本学，号雷山，隐居在山下，其居室曰雷公轩，自号雷山居士。久之，雷公轩便成为山的别称，攸县方言中“轩”和“仙”同音，于是“雷公轩”逐渐被人们称为雷公仙。

1944年，驻守在雷公仙山上的国军161师与侵占攸县的日军发生激烈战斗，14名国军官兵为国捐躯。2001年，沙陵陂民众在山顶修建抗日志士纪念碑，并建成爱国主义教育陈列馆。

老物件

猪草砧板

倪锐

当找到猪草砧板时，我惊奇地发现，上面还留有很多的碎菜叶，有干有湿，难道不久前用过？家里不是多年没养过猪了吗？一问才知，为了不浪费剩饭剩菜和一些菜叶，家里在后山围出一块，养了十几只鸡，这块砧板拿出来就是剁菜叶子喂鸡用的。

砧板，木制砧板，几乎家家户户的厨房都会配置一个或几个。我家门前的大樟树被锯倒后，直接切下三个厚约十厘米，直径半米多的大砧板。新砧板会放进厨房，享受鸡鸭鱼肉和小菜的熏陶，但年岁久了，不好用了，就会用来剁猪草，猪草对砧板没有任何挑选权。

我家养了一大栏猪，每天需要大量的猪草，家里的菜地也有一半是用来种猪菜的，我们几姊妹放学后的第一件事也是挎上菜篮拿起镰刀去寻野猪菜。晚上，一大堆家的野的猪菜堆在墙角等着剁呢。猪草砧板就派上用场了。搬来一个旧木脚盆，把砧板往脚盆中一放，左手抓起猪菜，右手拿起菜刀，手起刀落，“咚咚咚咚”，左手不断往前送菜叶，右手不停地一刀一刀剁下来，不一会，砧板周围就堆满了碎菜叶。有一种叫“泥白菜”的猪草，是家里种的，长得和白菜很是相似，不过叶子光光的、滑滑的，平时也不上餐桌，专门用来喂猪。“泥白菜”剁起来特别过瘾，不仅声音好听，而且不用太大的力气，轻轻剁下就可以了。

猪草砧板一般用来剁泥白菜等一些比较脆的猪草，红薯藤和一些在野外寻到的猪草就得用铡刀铡了。

翻遍老屋里里外外也没找到铡刀的影子，但铡刀在我的记忆里尤为深刻。铡刀由一块又厚又硬的木板垫底，木板中间凿出一条缝，一把长长的大铡刀前面由一个大铁钉固定在木板上，木板后面也有个大铁钉，是用来卡住铡刀根部的。铡猪草的时候，只要把铡刀拉起，猪草放置在木板中缝，压下铡刀，就会“咔擦”一声，从中截断。

铡刀的威力有多大？我们小时候学过刘胡兰的故事，学习这一课，读到“刘胡兰走到敌人的铡刀面前”，我就惊骇不已，这得多大的勇气啊！

不管铡刀有多厉害，我还是喜欢用猪草砧板剁猪草。妈妈用猪草砧板剁猪草时，那“咚咚咚”的声音尤其有韵律，时而轻时而重时而缓时而急，似打鼓，像敲锣。

现在，家里的猪草砧板还在发挥余热，时不时地被妈妈拿出来剁点青菜喂鸡。闲时，它就独自被挂墙角，悠哉悠哉。

征稿启事：

一件旧物，一段旧时光。

光阴如水般流走，曾有的悲欢离合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渐行渐远的老物件，老一辈人曾经的“老伙计”，每一件都有感人的故事，把这些老物件以及背后的故事汇集在一起，就是社会的缩影、时代的写照与文化的记忆。

这里是《株洲日报·文化周刊》全新打造的新栏目“老物件”，若你过往的人生岁月里，也有这样的老物件、老故事，请以图文的形式记录下来，并发送至邮箱yzhy83@163.com，让我们用这张新闻纸帮你镌刻永恒。